

張寶中一著

子夜詩



泗水大中華書館發行

子夜

一

是黑夜，

又像是嚴冬。

統治這地面上的，

是刺骨的冷風。

人啊，

已經不能夠走動；

靜悄悄地躺着，

成了蟄伏的昆蟲。

雖然是在床上，

却又做不成好夢。

向着窗縫兒看去，

外面是萬里長空。

二

如果是天亮了，

我要趕快的

走到一條大路上，
呵，這條路：

還有多少車兒，

可給我乘着來往？

還有幾個相識，

可同伴着歌唱？

這一切，

我不能再往下想。

我所能夠知道的，

是一個掛在青天，

放射着紅光的太陽。

台灣同胞

一

你和我，我和你，

原來是一個家族的兄弟。

遺留在你口頭的鄉音，

就是最顯明的標記！

二

惡運的開頭，
是在前半個世紀。
因為我們的祖宗，
不提防受了人家的襲擊；
就忍着心痛，咽着眼淚，
把你的爸爸拋棄！

三

可憐你爸爸一個孤兒，
他居然想掙扎自立。
但他弱小的身體，
怎麼受得住拳打和腳踢？
他只好低下頭，
默默地成了人家的奴隸！

四

也許他希望將來的兒子，
也許他希望老家的兄弟，

(二)

有一天，翻轉身來，
洩盡他胸中的怨氣。
他過着牛馬般的生活，
總是等不到這一個時期，
他留下了這一線希望，
悄悄地進到了墳墓裏！

五

你呢，你出了娘胎，
就落在那不幸的土地；
你逃不出那個活地獄，
你跳不出那黑魔的掌裏，
你没看過老祖宗的遺像，
也沒有聽過自身的來歷；
只是懵然的，靜靜的，
做着人家的奴隸；
有時候竟回轉頭來，
侮辱自己的骨肉兄弟。

六

今天你穿着破爛的軍衣，
駕着汽車，好像很得意。
你說你本來是當教員的，
姓名叫做什麼山本英一。
寫了「建設大東亞不退轉」，
還有什麼「七轉八起」。
你的福建話已變了樣兒，
你已經說不出什麼道理。
唉，你已忘却了你的爸爸，
一併也忘却了你自己。

七

我討厭你，我恨你，
不，不，我可憐你！
可恨的，可怕的，
人家手段惡毒得希奇！
他抽去了你的靈魂，

教你變成了
一架骷髏似的機器！

八

現在時局是這麼危急，
假如不能夠得着轉機，
那麼，這大家的子孫呵，
都將要變成今天的你；
他們都將呆頭呆腦的，
永遠在那黑暗的地獄裏！

九

幸而，這世界還存着正義，
祖宗還有潛藏着的勢力；
老家的兄弟已一同奮起，
流着鮮血去維護公理。
總有一天要把你奪回來，
緊緊的抱進自己的懷裏。
讓我們流着痛快之淚，

教你認識老家的親兄弟！

附記：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七日，日軍一隊寄宿任抹中華學校。次日，傍晚，一個駕駛汽車的台灣兵忽回校內，索取爪哇地圖，與一教員及二三校友對話，一面又用火柴蘸墨，畫了一張似神又似鬼的怪圖畫，題上「皇軍入城紀念」等等數行字，並署昭和年號及本人的日本化姓名。我所遇見過的台灣同胞，要算這人給我印象最深，也最使我哀痛。因此作了這一首詩歌。

賊

一個商人，
慢慢的到了這兒；
他訴說了一段纏過，
嘆氣着：「我現在做着賊兒」！
用腳車載貨的矮子，

他說，「爲着避開麻煩，
多走了半個大圈子。
唉，只爲着吃飯啊，
我現在正做着賊子！」
頭頂頂着米籬的婦女，
三三兩兩，
揀着偏僻的道路，
走向村外的市場。
那知道，
幾個警防員拿着竹槍，
用官價買了她們的米糧。
她們苦笑着，說道：
「賊子遭着賊子搶」！
農家私藏着幾盞米，
商人藏了幾張舊鈔票，
他們的心都卜卜地跳着，
怕聽着官吏們的呼叫。

大家都是做着賊，
做到何時才算了！

有個穩重的老頭兒，

他說賺了錢有什麼用，

他要老老實實的「奉公」；

那知道不上兩年，

弄得錢包空空，米袋空空。

他的小孫兒尋找些米糧，

自己偷偷地運送。

他又驚又喜，

居然做了「賊公公」。

唉，一切的人們，

都已經成了賊子；

誰可以不作賊子呢？

只有那一羣

頒發命令的大賊子！

遊行隊

一行敲鼓拍拍的音樂隊，

一羣的孩子和少年，
他們呼喊著，應和着，
來到這十字路口邊。

他們停步了，

中間是一個女的，

她被畫成一個大花臉；

在她裸着的上半身，

懸掛着許多叉子和湯匙，

是多麼奇怪的裝飾！

一個留着短鬚的役吏，

揚着鞭子，

向她脚上用力的抽；

她只是咬着嘴唇，

可不知道有沒有害羞？

役吏開口了，

她跟着開口了，

報告她偷了人家的東西，

現在要到「甘多兒」（註一）去了。

小兒們「呼」「呼」地叫喊，
應和着敲敲打拍的樂聲；
他們興高采烈地遊行，
他們還要繼續前進！

二

又是一行的音樂隊，
敲着銅板，拍着鼓兒，
一羣的孩童呼喊聲，
走過了這條十字路。
每人手上擎着一根竹片，
穿插着一隻一隻的椰鼠。
那是破壞椰殼的小賊兒，
這羣人奉令把牠們捉住。
不料這一羣人，
竟激動了一個老婦；
她冷冷地說：
「爲着椰鼠作司拉麥丹（註二），
這是一個大侮辱。」

他們這麼樣呀，
到底有什麼用處！」

註一：巫文 Kariol，辦公處，或衙門。
註二：Selamatan 祈禱會一類的意思。

十字架

嘴唇上一個十字架，
這是一張宣傳圖畫。
教訓你們馴服的大衆，
不可隨便開口說話。
說錯了話不消說惹禍，
單單唉聲嘆氣也是罪過。
幾個鄰人突然地被捕了，
誰也不知道是爲着什麼！
魔鬼跟着大家的背後，
什麼話都不敢開口。
是死水一般的寂靜，
冷冷地要叫你發抖。

野 芋

看啊，這東西就叫做野芋，
據說牠裏面含着些孟（金旁）質，
牠向來生在深山大澤中，
我們大家都不和牠相識。

那知道這『大東亞聖戰』中，
一草一木都要獻給軍用；
每家一個男人奉令出發，
就低着頭走向那些山洞。

你用着斧頭，我用着鐮刀，
那野芋啊，可不容易找到。
你說找不到，也必須找來，
要不然，你別打算回頭跑！

一片片的山改變了容顏；
一根根的草遭受了災難；

一個個的臉現出了鬼相，
一張張的嘴倒吞着悲嘆。

有個人從山腰落到澗裏，
掙扎了一會，再也爬不起。
他的家族把他收埋了事，
埋進土中，可憐裸着身體！

你這『野芋』是個什麼東西，
逼着大家來做你的奴隸！
可是你也將粉身碎骨了，
讓我們啊，看看你的葬禮！

路

兩條交叉的大路上，
灰塵整天的飛揚，
滿滿的腳印却不變樣。

用些井水向門前路上澆，
一連澆上了幾個清早，
竟生出稀疏嫩綠的小草。
兩隻雞兒尋食在小草邊，
一個孩兒漸漸的走近了，
他竟哭着不敢上前。

他驚奇不同顏色的泥土，
他不知道這是更好的路。
唉，這就是他們的痛苦！

野牛禮讚

為爪哇勿禮達「義勇軍」於一九四
五年二月十四日發動抗日，後被判處死
刑而作。

三年的事實在我們眼中：
多少的傀儡由人家弄玩，
多少的瞎子跟人家亂衝，
多少的生命白白地丟送！
只有你們一羣熱血鮮紅，
只有你們六個死得光榮！

青年大衆自己稱作「野牛」，
可是有些只能做着走狗。
你們一羣挺起身來戰鬥，
那班惡獸立即慌張發抖。
這光榮的血決不會白流，
世界公民會向你們招手。

粉碎了

大路上的歌聲：

「亞美利加粉碎了」。

路旁邊的閑話：

「我的紗籠粉碎了」。

房子裏的自言自語：

「你的老家粉碎了」。

哈哈！等着看吧：

是唱的對還是說的對，

是什麼東西「真個的粉碎」。

敬悼羅斯福大總統

你代表着全美國的人心，

你領導着全美國的國民；

負担起最崇高的使命，

向着正義的目標前進！

洪水猛獸在東半球猖狂，
那些魔鬼真不容易掃蕩。
你緊握住全美國的力量，
從西半球放出萬丈光芒。
你救了危急的大不列顛，
也救了制度不同的蘇聯；
全世界等待解放的人們，
都沾受了你偉大的貢獻。
爲根絕洪水猛獸的來源，
實行民主，不許任何偏見。
這是個多麼偉大的計畫，
前途還存在着多少巨難！
聯軍勢如破竹般的獲勝，
轉瞬間，世界將大放光明。
那知道就要黎明的俄頃，
忽殞落了這顆偉大的星！

不肯休息的偉人呀，
造物者偏要你休息了。
東半球已現出了曙光，
感謝你十餘年來的努力！

一九四五·四·十五·大總統逝世後三日。

太陽標的膏藥

東京的報道者張着喉嚨，
一向叫喊得非常地起勁。
但「戰局於我未必有利了」，
他的口調也就起了變更。

他對愚蠢的「大東亞十億」，
宣揚大東亞的精神文明。
他把戰局消息攔在一邊，
說起來倒也有些兒動聽。

他說——

「敵人的生產力雖然旺盛，
可是，那，有什麼要緊？
他們一離開了物質，
就要保不住一條老命。
看哪，用電波駕駛飛機，
豈不是比他們更加本領？
只因爲單單靠着物質，
就救不了日耳曼的死証。
我們却是大大的不同啦，
我們所靠的是精神文明。
我們的神風特別攻擊隊，
決不肯讓愛機獨自飛行。
寧可跟飛機一同散華了，
大家都作勇壯的犧牲。
這是以精神駕駛物質，
這是大東亞文化的本性！」

「萬惡的鬼畜的敵機羣，
竟轟炸了我們的神宮。

這是兩千多年來的聖域，
我國民看了好不悲痛！
一億憤激而總崛起啊，

結成戰鬥體更加不放鬆。
快把神宮神殿恢復起來，
讓國民參拜表示敬重。

再來舉行全國總祈禱，
天神援助聖戰必然成功！

「我們不是不能夠反攻，
只因現在還要隱忍自重。
皇國到處有着無形堡壘，
全都是任攻不落的鐵桶。
我們要在海上殲滅敵人，
不讓他們在皇土上走動；

否則在皇土上殲滅他們，
不許他們進入皇土心胸；
否則到處展開殲滅戰，
殺盡他們在地上和天空！

「你以為我只是在宣傳麼？
請看看敵方發表的消息。
紐約論壇報論我們日本，
在滿洲還有強大的兵力。
縱使佔領我們全部國土，
我們還要向着敵人撲擊。
相信吧，還要再戰百年咧，
要滅盡美英一般驕敵。

大東亞十億都解放了，
才是奉報聖恩於萬一！」
哈，哈，什麼物質，精神文明，
這已是三十年前的老調。

你到了日暮途窮的今天，
却用着這個腐臭的葯料。
這或者可騙愚蠢的市民，
你的死証怎麼醫治得了？
算了吧，別再自欺欺人啦，
等待你來生再學些乖巧。

洪水與猛獸

——為希特勒的死亡，德國的崩潰作歌

洪水是洪水，
猛獸是猛獸；
這是兩種東西，
從沒有看見一道兒走。

可是，在這時代，
却有洪水性質的國家，
却有猛獸化身的魁首。
這洪水把猛獸——

養成得特殊的兇猛；
這猛獸把洪水——
領導着向大地奔流。

幾年來，這匹猛獸，

伸長了牠的巨頭

發出了怒吼，

張開了血口，

牠要吃盡善良的人們，

全人類都已經驚惶發抖。

牠領導下的洪水，

幾乎衝蕩了全個歐洲。

幸運啊，

宇宙還有偉大的太陽，

他放射出紫色的光，

放射出紅色的光，

放射出淡色的光；

把一切的光和熱，
集中在那洪水的身上。
那洪水就化作了雲霧，
孱弱地在空中飄蕩。
牠漸漸地乾枯了，
弱小到沒有一些力量。

那匹猛獸啊，
牠已經失了屏障，
再也不能跳舞，
再也不會瘋狂。
牠瘦瘠下去了，
只剩得骷髏似的模樣。
牠變作了可憐的東西，
比不上一隻弱小的羔羊。
在五月一日這勞動節，
只一槍，死在工人的手上。
好呀，好呀；

洪水已經乾枯，
猛獸已經死亡，
世界可以安寧了，
這是人類的榮光。
讓我們同聲歌唱，
慶賀新人類的康強。

爲日本祝福的人們

她，好像是中國人的顏面，
在城市裏流蕩了好幾年。
她不知怎麼樣兒的，
就變成了端日本的家眷；（註一）
花裙，戒指，鑽石，頸鍊，
應有盡有的任着她挑選。
看着她凸起來的大肚子，
端日本常常現出了笑臉。
端日本愛他將來的寶寶，

叫她回到老家好被照料。
雪亮的汽車給她乘坐着，
馬來母親伴着到處飛跑。
她的屋子變成了棧房，
糖啦米啦儲藏着十幾色。
那班搜查蔓積的警察，
對伊一家連眼都不敢瞧。
她的母親油頭粉面的，
本來是一個漂亮的娼妓。
這老娼妓到處的宣傳着：
「端日本是真個的好脾氣。
他對着我們總是笑嘻嘻，
給我們一切要用的東西。
你看，端日本相好的人們，
那一個不是隨心滿意？
我們還有什麼別的希望，
只願他不要離開這土地。
只有我們才真心愛日本，
希望日本得着最後勝利！」

註一：當地人民說及日本人時，都

稱 TOEAN NIPPON . TOEAN 音

譯「端」，敬稱也。

月下

柳的葉，
蕉的葉，
高高低低的
還有許多別的葉。
在澄靜的月光下，
竟是一般的明潔。
在天空，
在眼中，
還有許多人兒啊，
只能在夢裏相逢。
四方是這麼寂靜，
聽不見一絲的風。
不問是殘缺或團圓，

月啊，我總願意跟你相見
就在這麼樣的年歲裏，
你打了多少次的回旋？

你內部的山川，

有了多少次的改變？

但在我的眼中的，

依然是這般潔白的面！

三個夥伴（兒歌）

西一個強盜，東一個流氓，
還有個乞兒，結合成一黨。
他們打向西，他們打向東，
犧牲千萬人，他們好威風。
他們要勝利，他們不講理。
世界大不平，跟他打到底。
乞兒只會叫，他的氣力小。
喘不過氣來，就先逃跑了。
強盜真倔強，滿身受重傷，
打得粉碎了，用不着埋葬。

流氓靠不住，說有神幫助。
連神也死了，都是為貪故。

鴿兒（兒歌）

兩隻花鴿兒，伴着共遊戲。
探頭探腦看，忽東又忽西。
飛到屋簷上，飛到草叢裏。
到處有糧食，不必愁肚飢。
生出小蛋來，孵着在身底。
這隻疲倦了，那隻來代替。
經過十餘日，蛋殼便分離。
小鴿沒聲音，睡在暖窩裏。
養活小鴿兒，父母相交替。
嘔出喉間物，吐進小嘴裏。
小鴿漸長大，叫着嘻嘻嘻。
撐開兩翅膀，美麗的天衣。
鴿兒可知道？人們在這里：
這家沒柴燒，那家沒有米，
老人沒褲穿，孩兒裸着體，
生就沒衣裳，怎麼比得你。

